

楔子

站在二十幾年歷史的透天老宅前面，亮亮頭抬得高高的，像五歲時那樣。

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總共四層樓，那時候這排房子是全新的，外牆貼的紅色磁磚閃閃發光，爸爸把她抱高高，問：「亮亮，喜歡我們的新家嗎？」

她笑著，卻不回答，她要等姊姊說喜歡，她才會說喜歡。

明明點頭，亮亮點頭；明明皺眉，亮亮皺眉；明明喜歡的，亮亮才會喜歡。

亮亮永遠跟在明明身後，因為明亮、明亮，先有光明才會覺得光亮。

這是葉家姊妹葉梓明、葉梓亮的關係。

那次明明說：「不喜歡。」亮亮就回答爸爸，「不喜歡。」

媽媽捏了明明的臉頰，問：「為什麼不喜歡？」

這是葉家的第一個房子，爸爸媽媽結婚後，精打細算存了十年的錢才買得起的房子。

「以後不能和亮亮睡在一起了。」明明說。

亮亮咯咯笑起來，掙扎著不讓爸爸抱，投進姊姊的懷抱。

爸爸媽媽相視而笑，對啊，以後姊妹就不能睡在一起，和過去租的小公寓不一樣，她們將會有各自的房間，連體嬰馬上要被拆開了。

想起往事，葉梓亮淡淡一笑，伸手往信箱裡面摸索，半晌從裡面找出一把鑰匙。她長大了，手腕變粗，手卡在信箱口不太舒服，不過……幸好還在，那是爸爸特地為迷糊的她留的，她老是忘記帶鑰匙。

打開門，一樓外面是個小庭院，不大卻種滿植物，茉莉、玫瑰、樹蘭、桂花、雞蛋花……和一堆叫不出名字的花。

爸爸不喜歡抽菸喝酒、應酬郊遊、打電動，他只喜歡園藝，他常說：養花和養女兒一樣，都要悉心照料。

桑樹已經被挖掉，在原本種桑樹的地方種上一棵芒果樹。

因為媽媽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，說桑樹和喪事諧音，是不好的預兆。

樹被砍掉那天，她和姊姊從窗戶往下看，心裡酸酸的。

很可惜啊，小時候年年養蠶寶寶，姊妹倆經常爬上梯子摘桑葉，她們也常常拔一堆桑椹加蜂蜜打成果汁，那味道可好著呢。

感冒的時候，她們才不看醫生呢，摘點桑葉和冬瓜條熬成甜甜的茶，喝幾杯，感冒就會不藥而癒，那棵桑樹陪著她們很多個春天夏天，兩姊妹都說自己前輩子是螺祖，才會這麼愛它。

才二月天，芒果樹已經結不少小芒果，種下芒果的第二年，姊姊走了，她沒吃過爸醃的芒果青，又酸又甜又好吃。

打開屋門，過去一樓擺了黑板和長桌、長椅，布置成簡單的教室。

爸爸在國中教數學，是資優班名師，每年寒暑假都有一堆學生排隊報名，想到家裡補數學。

家長們說爸爸很會教，媽媽卻說：「是明明這個活廣告，提高爸爸知名度。」

對啊，姊姊好聰明，小學就開始參加奧林匹克數學比賽，每年都能拿到前幾名，國中時期代表學校比賽、高中代表國家出賽，她不必參加聯考，最好的大學就向她招手，希望她成為該校數學系的新生。

但姊姊還是參加大學聯考，因為媽媽希望她當醫生，而不是數學老師。

在臺灣，最會唸書的學生一定要讀醫學院，這是不成文的規定，也是某種潛規則？比起明明，她太弱了，功課普通、長相普通，比賽輪不到她，獎狀也沒有她的分。即使如此，她依舊努力地追隨明明的腳步，從來沒有過一次嫉妒姊姊。

現在爸爸退休了，教室變成客廳，沙發、電視擺設得很整齊，像普通的家庭那樣。過去他們家有大書房，卻沒有電視或電腦。

媽媽說 3C 產品是會讓孩子變笨的發明，和糖果是同一個等級，而他們家絕對不會出現任何摧殘孩子大腦的壞東西。

葉梓亮走上樓梯。

二樓還是和過去一樣，一邊廚房、一邊書房，書房裡的鋼琴還在。

小時候她和姊姊都學鋼琴，但是姊姊開始參加數學比賽後就沒時間練琴了，只有她堅持著，也許是因為比賽沒有她的分、時間多得很，也許是因為姊姊好喜歡，她想幫姊姊完成她無法完成的事。

鋼琴上面有一張全家福照片，爸爸、媽媽，十八歲的姊姊和十三歲的她。

明明眼睛不大，但雙眼皮很深，她的皮膚白皙，頭髮又濃又密，五官幾乎可以稱得上完美，那些年的情人節，她總是收到很多禮物。

比起明明，她差多了，不過她有雙漂亮的眼睛，像媽媽，炯亮有神，常會帶給人一種自信滿滿的錯覺。

對，是錯覺，不是感覺。因為她並不自信，即使到最後她也成了醫生。

放下照片，爬上四樓。三樓是爸媽的臥房，四樓有兩個房間，是她和姊姊的房間。葉梓亮打開自己的房間，裡面的桌椅、櫃子、床全被清空了，找不到任何自己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痕跡。

葉梓亮揉揉鼻子，有點小傷心，媽媽對她的恨……一直深刻。

關上房門，走到另一邊，這間房對著院子，有一整面牆的落地窗。葉梓亮走過去拉開窗簾，光線透進來……

她和姊姊就是站在這個窗邊看著工人把桑樹砍掉的，她捨不得的哭了，姊姊抱住她說：「別難過，等姊姊當醫生賺很多很多錢，就買有庭院的大房子，給亮亮種很多桑樹。」

她是怎麼回答的？

她說：「如果沒有桑樹，姊姊的病就會好起來，那我不要桑樹、我要姊姊。」

姊姊揉揉她的頭髮說：「傻瓜，我的病跟桑樹有什麼關係？它只是受到池魚之殃。」

姊姊說，戰勝病魔最重要的是意志力。

那時候她們都相信，兩姊妹的意志力合起來一定可以退敵。

房間乾淨明亮，姊姊每樣東西都擺在原處，沒有一絲灰塵。

高中的教科書整整齊齊地擺在書櫃裡，小熊造型的鬧鐘還在走著，一整面貼著剪

報的牆還是釘著姊姊解不開的數學，一切一切……好像她從來沒有離開過。

只是，她已經離開整整十五年……

拉開椅子坐下來，拿起架上的相簿，她細細看著高中時期的姊姊，熟門熟路地翻到第十二頁，照片裡五個人，她看著最左邊那個。

葉梓亮笑了，那是她和姊姊共同的祕密，爸爸不知道，媽媽也不知道，他是姊姊的初戀情人。

不知道啟然哥過得怎樣？結婚了嗎？是不是和她一樣，依舊把姊姊擺在心臟正中央？

笑容凝在嘴角，門猛地被推開，葉梓亮轉頭，看見滿面怒容的媽媽。

她衝上前，啪地關上相簿，指著葉梓亮的鼻子怒問：「誰說妳可以進來的？」

「湘屏，不要這樣。」葉父跟在後頭進來急忙拉著，低聲勸道。

「媽，對不起，今天是……」

「今天是妳姊姊的生日，還記得哦？不過妳以為明明會希望妳來為她慶生嗎？我覺得不會。」葉母語氣尖酸刻薄。

垂頭沉默，她錯了，以為爸爸媽媽去看姊姊，不會這麼早回來的。

抿抿唇，她說：「既然爸媽已經回來，那我……」

「不許妳去看明明，妳沒有資格。」

媽媽很聰明，總是她剛講上一句話，媽媽就曉得她的下半句。小時候，她說這個叫做默契，但經過那件事之後她覺得這是種詛咒，因為媽媽總是能說出她不敢說的。

像過去那樣，她無法接話，因為媽媽說出口的話總是讓她傷痕累累，讓她必須用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視而不見。

是視而不見，而不是痊癒。

轉身，她對父親一笑，從包包裡拿出紙袋，說：「爸，我加薪了。」

「妳留著用，爸有退休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葉母抓過紙袋往她身上一丟。

「我們不需要妳的錢，以後沒事也不要過來，放心，我們死了以後，妳是唯一的法定繼承人，我們的房子財產會是妳的，再不會有人和妳分。」

最後一句話……很傷人，但是她知道的，一直都知道，媽媽必須不斷不斷傷害她，才能慢慢地不再傷害她自己。

所以她受傷了卻老是表現得無所謂，絕不會在媽媽面前舔拭傷口。

葉父一臉的無奈，拿起掉在地上的紙袋，拉著女兒下樓。

走到院子口，他把信封交給女兒，安撫她。「把錢好好存著，不要顧慮我們，知道嗎？妳只能靠自己，爸媽幫不了妳的忙，妳要好吃、好好睡，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。」

他已經失去一個女兒，再損失不起第二個。

「我會的。」

「不要生妳媽的氣。」

葉梓亮搖頭。「我怎麼會？」一切都是她該受的，是她的錯。

「妳是個善良的孩子，爸知道，老天不會虧待妳的。」

點點頭，她說：「爸，雖然你們不需要我，但是有任何事……我幫得上忙的，記得告訴我。」

「當然，妳是我們的女兒，至於妳媽媽……等她心裡的傷癒合，就好了。」

葉梓亮想笑卻笑不出來，當年爸爸把她送到奶奶家時也是這樣說的。

所以她耐心等待，等媽媽不傷心了、把她接回來，等媽不難受、她又可以擁抱媽媽，等媽不再恨她了、她就告訴媽媽，自己和姊姊的祕密，等媽媽……

十五年過去，她對這件事的期待度已經降為零，她不再期待「等待」能為自己締造奇蹟，也許這輩子就這樣吧……

「爸，醃了情人果，別忘記寄給我。」

「知道，爸爸的手藝一年比一年好呢。」

她抱抱父親，轉身離開家門。

葉梓亮並不知道，母親正站在落地窗前看著她離開，她的眼睛紅紅的，卻是把下巴抬得老高，不允許淚水掉下。

感覺到震動，葉梓亮從口袋裡面拿出手機，是阿章傳 Line 紛給她。

嗚嗚我最喜歡的 Zoe 死了……

葉梓亮愣了下，阿章是醫院裡面的護理師，三十六歲、生了兩個小孩後，體型像吹氣球似地膨脹起來。

她很欣賞 Zoe，因為她也是三十六歲、也生過小孩，但努力讓自己的身材維持在最佳狀態，她的工作是名模，重點是，阿章的結婚照和 Zoe 有幾分像。

阿章常說：看見她，我就覺得人生充滿希望。

活得風光明媚的名模死了？前陣子還聽阿章說 Zoe 要轉戰主持圈……

阿章常說：一個和我相似的人可以活得這麼精彩，我想，我也可以。

是啊，這世界上有這麼多和自己相似的人，他們可以活得精彩，她為什麼不可以？

第一章

診間布置得簡單乾淨，桌面上有一隻可愛的跳跳猴。

病人坐的椅子是葉梓亮自己掏腰包買的，柔軟、溫暖、舒服，椅子的靠枕是她和阿章花一整個下午時間挑選的。

牆面上的油畫也是她親手畫——一間種滿桑樹的漂亮莊園，臺階上坐著一對穿著白色洋裝的姊妹，她們手牽著手，金黃色的陽光照在臉上，把兩人的笑容染得分外明媚。

葉梓亮喜歡自己的診間，沒有醫院的味道，即使她的診間就在醫院裡面。

現在，一個戴著墨鏡和口罩的年輕女孩坐在椅子上，她侷促不安地抓起桌面上的跳跳猴，不想回答問題的時候，會把猴子抓到自己臉上擋住葉梓亮的視線。

年輕女孩旁邊坐著一個中年婦女，穿著一襲高雅緊身的昂貴套裝，胸口戴著鑽石胸針，腳上的深色高跟鞋至少有十五公分，手上的包包是 LV 最新款。

她看起來四十幾歲，保養得宜，有強大的氣場，讓人不自覺地肅然起敬。她是公

司裡最紅的經紀人，姓胡，現在她正拿著牛皮封面的記事簿，把葉梓亮說的每句話都記錄下來。

「告訴我，這次妳想整哪裡？」葉梓亮把鏡子往女孩面前一推，女孩猶豫片刻，把墨鏡和口罩拿下來，認真地看著鏡子中的自己。

墨鏡摘下，如果診間裡面有第五、第六……或更多人，肯定會引起一陣歡呼，因為她是最近紅透半邊天的偶像團體 MiniMini 的主唱阿亞。

她長得很美麗，身材玲瓏有致，身高一六五，眼睛很大，眉形很漂亮，眼睫毛又捲又翹，吹彈可破的皮膚，還有一頭不必打光就很亮的及腰長髮，就算不當歌手也可以當模特兒。

除先天條件好之外，她也非常努力，她讀的是臺灣最好的大學，聽說年年拿書卷獎，她走演藝圈不光靠那張臉，她的歌聲很好，舞跳得很好，從小是學音樂的，會拉小提琴、彈鋼琴，還會打爵士鼓。

既有天賦又肯上進，這種人如果不紅，是演藝圈對不起她。

她已經接近滿分了，可是她總覺得自己不夠，每首歌一練再練，每條舞一跳再跳，即使人累得暈過去了，一清醒又立刻急著進練習室。

沒有哪間公司會因為對自己要求完美而送員工看醫生的，她之所以來到葉梓亮的診間，是因為她突發奇想吵著要整型，老闆說 No，她竟威脅老闆要自殺。

這下經紀公司緊張了，整型當然不可能，她長得這麼漂亮，形象這麼好，是個優質歌手，公司砸大錢力捧，怎麼可能讓整型這種新聞加在她身上，而自殺……不管是隨口說說，還是刻意威脅，都讓老闆害怕。

「我的鼻子太塌，我想整得像葳葳那麼高，我的眼距太寬，如果開眼頭，再戴放大片，眼睛會更有神，Lulu 就是這麼做的，妳不知道，她有多漂亮……」

她覺得自己很糟、很爛，遠遠比不上別人，她既為自己的成就驕傲，卻又認為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人而自卑。

這和她童年有關，阿亞的父母是高級知識分子，對她的要求遠遠超過別的孩子，光是第一名不夠，還要每科都一百分才行，光是功課好不夠，還要各項才藝都表現傑出優秀才可。

當長輩看她的眼光只有挑剔，慢慢地，她也學會用同樣的標準來挑剔自己。

如果只是較高的自我要求並不打緊，可當這種要求嚴重到影響到她的生活就要擔心了。

從十七歲起，她就有嚴重的失眠問題，每天睡不滿四個鐘頭就會驚醒，經常無端沮喪悲觀，她痛恨自己的不完美，經常躲起來哭，直到經紀人發現她的手腕有美工刀劃過的痕跡才開始帶她看精神科。

葉梓亮沒有反駁她，笑著指指自己的臉，問：「如果妳是整型科醫生的話，建議一下，我哪裡應該動刀？」

阿亞抬眉看她，看了半分鐘，認真回答：「醫生不必整型，妳長得很漂亮，我喜歡妳的眼睛。」

「如果把我的眼睛放在妳臉上呢？」葉梓亮用手機自拍、再幫阿亞拍照，傳到電

腦裡後利用軟體把自己的眼睛放到她臉上，最後把電腦螢幕轉到她面前，問：「妳覺得漂亮嗎？」

阿亞看半天，微愣，搖搖頭，悶聲說：「醜。」

這就是重點了，再好的東西放到她身上，阿亞都覺得不好，她否定的不是自己的眼睛或鼻子，她否定的是自己。

「那妳回去試試看，把葳葳的鼻子、Lulu 的眼睛放到妳臉上，如果妳覺得很漂亮，下次我幫妳介紹我們醫院裡最好的整型醫生，好不好？」

「最好的？是李醫生嗎？她的門診都排不上。」她張大眼睛，笑了。

「對啊，放心，我跟她的交情不錯，幫妳走後門。」

「好，我回去馬上做。」

「除這件事之外，我還要妳做一個功課，妳必須……」葉梓亮看一眼坐在旁邊的經紀人，指指她，說道：「讓她每天盯著妳做。」

「做什麼事？」

「妳要每天盯著鏡子跟自己說『阿亞，妳長得很漂亮，妳腦袋很聰明，妳唱歌真好聽……』妳要找出自己十個優點，早中晚各說一次。」

阿亞失笑，一臉的「葉醫生，妳別開玩笑了」，她撇嘴、皺鼻子，可愛地朝葉梓亮眨眼睛說：「我怎麼講得出這種謊話？」

「妳接下來不是要拍電影嗎？就當是磨練演技好了。」

她想過半晌，用力點頭。「好吧，醫生要說話算話，到時候一定要幫我插隊。」

「沒問題，如果妳真的很滿意葳葳的鼻子和 Lulu 的眼睛。」

阿亞一彈指，高興地跳起來，葉梓亮一面開藥單一面對胡小姐說：「記得，讓她按時服藥，還有我幫她排心理諮詢師……」

胡小姐搖頭，「她只去一次就不想去了，葉醫生，可不可以……妳每周撥出兩天或三天的時間幫阿亞做心理諮詢？她每次過來看診後，晚上會睡得比較好，至於鐘點費……葉醫生儘管開價。」

葉梓亮一笑，搖搖頭。「這件事我不會做得比諮詢師更好，對不起，我該去巡房了。」

胡小姐面有難色，卻還是又重複一次。「麻煩葉醫生再考慮考慮。」

阿亞是名人，到醫院看診都必須小心翼翼，深怕被人認出來，隨著接踵而至的工作，她的狀況越來越嚴重，讓人無法放心。

「嗯，姚醫生真的很棒，先讓阿亞和她談談，如果有問題，我們下次門診再討論，好嗎？」

葉梓亮朝她們點點頭，胡小姐猶豫片刻，最後也只能說聲謝謝，轉身離開。

葉梓亮鬆口氣，伸伸懶腰，下一秒整個人像癱了似的往桌上一趴，動不了。

護理師阿章把藥單和醫囑交給經紀人之後，走回診間看著累趴的葉梓亮，瞪她一眼，戳戳她的臉說：「看一下現在幾點，妳再這樣下去，以後沒有人要跟妳的診。」

阿章是很有經驗的護理師，脾氣很好，由於跟葉梓亮的門診很辛苦，每次都會超時很多，所以護理師們輪到要跟葉梓亮的班時，都會想盡辦法說好話跟阿章換

診，只有她敢唸葉梓亮。

葉梓亮抬頭看一眼牆上的時鐘，兩點多了……唉，時間飛快，她的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。

「餓了吧？跟妳講過幾百次，妳是精神科醫生不是心理師，妳只要負責診斷病情、開藥就好，和病人談心是心理師的工作，早上八點到十二點，四個鐘頭、兩百四十分鐘，要分給五、六十幾個病患，每人只能分四分鐘。」阿章瞪葉梓亮一眼，臉上半點同情都沒有。

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師是不同的兩個系統，精神科醫生受七年醫學院教育養成，然後實習、通過國考，最後選擇走內科、婦產科或精神科，可以開藥、諮商，對病患施行各種必要的醫療方式。

而心理師則是唸四年心理系、兩年研究所，再通過考核成為臨床心理師，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與病患諮商。

「對不起啦阿章，妳又不是不知道，就沒辦法啊。」她嘆一口超長的氣，顯示她的肺活量很強。

要是能減少門診人數就好，可是現在病患越來越多，瘋狂的時代、浮動的人心，導致精神生病的人越來越多，年齡層越來越低，在她接到一個整天對神奇寶貝說話的五歲孩子時，她都快崩潰了。

阿章看她一眼，忍不住嘆氣，能怪她嗎？她就是長得一臉「有話儘管對我說」的親切陽光臉。

她又不像其他精神科醫生，眼睛老盯著病歷，嘴裡問著制式問題，她不必說話，光是坐姿態度都在告訴病患——相信我，有話通通告訴我。

在這種狀況下，病患自然是肚子有三句話也要掰成十句講，病患喜歡她、家屬喜歡她，口耳相傳紛紛轉掛她的門診，像阿亞經紀人這種要求已經不是第一次，於是她隱隱有變成名醫的風向。

阿章從塑膠袋拿出牛奶和優酪乳往葉梓亮桌上用力一擺，那是拜託隔壁診間的護理師買的，人家十二點不到就休息了。

「快吃吧，病患在等妳巡房。」

看見麵包，葉梓亮眼睛瞬間發亮，滿足感嘆，「阿章最好了，我愛妳。」

「少拍馬屁，快吃。」說著，也從袋子裡拿出自己的麵包，往病患椅子上坐，咬一口麵包，說：「亮亮，妳知不知道心臟外科來了個又高又帥、有型又年輕的醫生，姓蘇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她對麵包優酪乳的興趣比對帥哥高。

「聽說家境很好，還是單身，沒有女朋友，照理說這種男人奇貨可居，就算長在深海裡也老早就被捕光了，怎麼會是漏網之魚？」這張椅子肯定有魔力，任何人坐上都會忍不住變成話嘮。

「說不定他有責任恐懼症，如果他需要看診，記得推薦他掛我的科，肥水不落外人田咩。」葉梓亮嘻皮笑臉地說。

「對吶，亮亮也是單身。」阿章呵呵笑起來。

「單到不能再單，要是有個男的肯收留我就好了，唉，我長得很沒行情嗎？心痛……」想到這個，她嘆氣不止，突然好想找個男的巴上去。

房東要賣房子，讓她在兩個星期內搬出去，她已經買了新套房，離完工還有六個月，但是天底下的房東好像私底下全約好似的，人人都要簽一年合約，她要到哪裡找肯租她短期、又不抬高價錢的好房東？

「心痛？恰恰好！要不要我幫妳掛蘇醫生的號？說不定就對上眼了？」

葉梓亮呵呵一笑，痞笑道：「呵呵，還沒開始談戀愛就把心奉上，妳以為我是祭品臺的少女哦。」

「少女？剩女還差不多。快吃，該巡房了，實習醫生已經打電話下來催好幾次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葉梓亮把優酪乳一口喝光，再張嘴把麵包快速往裡面塞，動作俐落地把桌面上的東西收乾淨，揮揮手跟阿章說再見，衝往樓上病房。

看著葉梓亮的背影，阿章失笑，她是她見過最拚命的醫生

「……是他們叫我割的，他們說如果不聽話就要讓我下十八層地獄……」中年婦人掩著臉，不斷啜泣。

這是她這個月第二次割腕了，她是個很愛漂亮的女人，開眼頭、墊鼻梁、隆乳、打玻尿酸……三、四十歲的女人硬把自己弄成妙齡美少女。

第一次她來看門診的時候，葉梓亮還以為病歷表填錯了，但三、四個月下來，生病讓她開始出現中年婦女的老態，並且至少胖了十公斤。

她有嚴重的妄想症，幻聽、幻覺、經常對空氣說話，還有自殘行為，每次藥物治療過後狀況都有減輕，但隔不了多久又會出現自殘現象，有一次她居然用擀麵棍把自己打得鼻青臉腫。

因為她的妄想症，丈夫必須經常請假在家，最近又請了人在家裡照顧她，沒想到還是發生兩次的割腕事件。

這名婦人叫張幼琳，剛結婚半年，丈夫是小型企業的老闆，長相英俊，和過去的她看起來很登對。

「妳說他們？是指妳先生的元配還有誰？」葉梓亮順著她的話問。

張幼琳原本是丈夫公司裡的會計小姐，兩人發生婚外情生下兩個孩子，因為元配不願意離婚，兩個人的關係一直登不上檯面，直到去年元配因病過世，她才順利與丈夫結婚。

「牛頭馬面，他們說我罪大惡極，要把我帶到地獄審理。」話說完，她突然一個九十度轉頭，整個人動作飛快地跳下床，跪在地上放聲大哭。
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、對不起，我知道錯了，妳原諒我，下輩子我把欠妳的通通還清，現在我不要死，我不想死，求求……」

她不斷磕頭，兩、三下，額頭已經撞出一片紅腫，葉梓亮去拉她，可是她的力量

竟大到無法阻止，下一刻，她整個人彈跳起來衝往病房門口。

葉梓亮一驚，連忙去追她，幾個實習醫生也衝過來幫忙。

一個瘦巴巴的婦人不曉得哪裡來的力氣，四、五個人竟然抓不住她，一陣疼痛，葉梓亮手臂被她抓出一道傷口。

兩個男護理師也趕過來幫忙，好不容易才把人制服。

葉梓亮安撫著張幼琳，護理師將一管鎮定劑扎進去，張幼琳掙扎的力道才越來越小，慢慢安靜下來，最終沉沉入睡，圍在病床邊的人全鬆一口氣。

「Miss 王，問問八樓有沒有病床？」八樓是精神重症病房，要進去必須先經過兩道安全門，每間病房都裝有監視器和鐵窗。

「問過了，上面滿床，這才把她收在這裡，先用約束衣吧。」

「好，我換個藥，如果狀況沒有好轉，再考慮電療。」

「是。」Miss 王離開病房，去準備約束衣。

葉梓亮留兩個實習醫生在病房裡看著張幼琳，和張幼琳的丈夫走到外面，她低聲道：「我有沒有提醒過你，不能因為用藥後症狀減輕就放鬆下來，這時候往往因為家人的疏忽會導致自殘行為。」

「我知道，實在是這陣子太累，看護的人也疏忽。」丈夫黯然回答。

她的狀況很壞，看護常常做幾天就被她嚇得不敢來了，這讓他疲於奔命，兩個孩子又小，需要他照顧，而元配的孩子因為他再娶，跟自己關係鬧得很僵，根本不能指望他們能幫忙。

「這種事有一就有二，王先生還是多加注意的好。」

「她為什麼會變成這樣？」王先生滿臉苦惱。

葉梓亮不知道，張幼琳的話顛三倒四，除了牛頭馬面和大老婆索命之外，其他的部分經常更改，她只能猜測是長期的罪惡感累積。

換了別的小三，我想要、就搶，反正在愛情的世界裡，不被愛的那個才是小三，更別說連孩子都生下來了，她還等七、八年，等到大老婆往生才正式結婚，她應該是有強烈道德感的女人吧。

葉梓亮用專業口吻說道：「幻覺、妄想通常來自腦部神經傳導物質的失調。這些症狀常會讓病人做出自己並不想做的事情，所以出現幻覺、妄想的病人，需要長期服藥，避免出現意外。」

「她還會好起來嗎？」

「當然會，只不過身邊的人要鼓勵病人服藥，等症狀漸漸穩定後，才能討論是否需要改藥或停止用藥，但是我猜，她並沒有定時服藥。除用藥之外，她需要更多正面的力量，也許王先生可以請彼此的親人來開導她、陪伴她，或者帶她出去旅遊。」

「知道了，我會盡量。」

「我會安排心理師過來和張女士諮商，王先生也盡量抽時間陪伴她吧。」

「好。」等護理師過來，葉梓亮幫忙把約束衣穿好，才領著實習醫生離開。

他們一面走一面討論病情，實習醫生提出的問題，葉梓亮都耐心回答。

電梯打開，最近紅透半邊天的蘇醫生領著一票實習醫生走出來，他多看了葉梓亮幾眼，但她低頭看著病歷，眉心微蹙，手指頭在病歷表上輕敲。

蘇醫生微微一笑，在兩人錯身時忍住拍她的慾望，轉身往病房走去。

「葉醫生，電梯到了。」實習醫生提醒，葉梓亮回神，快步走進電梯。

「看見沒？蘇醫生耶，真的很帥。」實習醫生小薇忍不住激動得握緊拳頭。

「蘇醫生？新來的那個哦？」葉梓亮問。

「對啊，上個星期剛來的心臟外科醫生，現在整個醫院的未婚女性，荷爾蒙都大量噴發了，嘍……」小薇在胸口處誇張地做了個噴發動作。

是他啊，葉梓亮輕笑，這是今天第二次聽到他了，他果然很轟動。

「只有未婚女性嗎？恐怕連未婚男性都蠢蠢欲動吧。」實習醫生阿緯說。

「你不要胡說啦，蘇醫生才不是同性戀。」小薇用手肘撞阿緯一下。

「妳又知道了？如果不是，為什麼條件那麼好還沒有被追走？」

「那是因為他不喜歡肉食女，而草食女……」小薇笑著指指自己。「還關在傳統的柵欄裡。」

這時候，電梯剛好打開了，葉梓亮笑著把她推出去，圈住嘴巴說：「草食女出柵欄了！」

這舉動惹得眾人一通笑。

小薇不介意，轉身壓住即將關上的電梯門問：「葉醫生，晚上阿緯慶功，要不要一起過來慶祝？」

「慶祝他終於會插尿管了？」葉梓亮推開她的手，一群人陸續走出電梯。

「喲，葉醫生！」阿緯在她面前站定，手指轉兩圈試圖催眠她。「妳是女的、妳是女的、妳是女的……」

葉梓亮一把抓住他的手指，說：「這是我的專業，等你拿到專業執照再來玩這個。」她和這票實習醫生年紀相差不多，平時打打鬧鬧慣了，誰也沒拿她當師父看。

「慶祝我要升住院醫生了啦，說！一句話，要不要來？」阿緯手肘掛上她的肩膀。

「不行啦，我要去找房子，再找不到我就要去睡臺北車站了。」

她揮揮手，把病歷交到阿緯手上，叮囑一聲，「記得，有空去看看張幼琳，一有床空出來，趕快把她送到八樓。」

「Yes sir！」幾個實習醫生笑咪咪地回答了。

送走實習醫生，葉梓亮終於要下班了，她往辦公室走去。

在他們醫院裡，診間是共用的，而她這種年紀輕還沒有位階的小醫生，所謂的辦公室就是一個很多醫生的共用空間，很小的桌子只擺得下一部電腦，以及自己的私人物品。

下午的麵包已經在她的胃袋裡失去蹤跡，嘆口氣，葉梓亮覺得自己累得像頭驢子。走進辦公室，發現有個男人坐在沙發上，正低頭看一本……女性雜誌？

她是因为女性雜誌才會多看他兩眼的，他的上半身穿著半透明的洞洞裝，下面穿的是……外面人稱之為飛鼠褲，而她認為更像尿片褲的褲子。

他的腿很長，沙發前面的空間容納不了，所以他側過兩條腿，腿就擋在走道上，這讓葉梓亮把他那雙金黃色的誇張鞋子看得一清二楚。

順著鞋子，視線往上調，發現他胸前掛著一串項……不，是迴紋針？

她忍不住咧開嘴巴做一個見鬼的表情，現在的年輕人腦袋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走過他身邊，坐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她收拾包包準備回家，她累慘也餓扁了，想到今天是最後期限，明天房東就要來收房子，啊、啊、啊……誰可以收留她，如果有善心人士，她願意用一夜情來交換。

年輕男人放下女性雜誌走到葉梓亮面前上下打量她，葉梓亮這才發現，他化妝耶，眉毛、眼線、粉底、唇蜜……哇哩咧……這是人還是妖啊！漂亮是真的，可是這種漂亮在男人身上……葉梓亮消受不了，她也是被關在傳統柵欄的草食女。

「妳是精神科醫生葉梓亮？」

他彎著身子俯瞰她，目測身高一八五，他的肩膀很寬，肌肉……嗯嗯，很有料，肯定經常上健身房。

葉梓亮把桌上的名牌轉過來看一眼，再把名牌推到他面前，堆起專業笑臉。「我確定自己沒坐錯位置，對，我是葉梓亮。」

「妳比我想像的年輕，膚質也不錯。」對於剛熬過日夜顛倒、無數值班歲月的女醫生而言，她的狀況相當好。

研究她的膚質？「你是整型科醫生？」葉梓亮反問。

如果他回答 Yes，她要用力給他拍拍手，終於有人穿得比李醫生更誇張，以後年終尾牙，整型科可以舉辦年度公主、王子選拔。

「我不是，我叫做賀鈞棠，是侯一燦的朋友，他說雖然妳剛升上主治醫生，但妳是這方面的專家，他對妳諸多吹捧，認為妳可以幫助我。」

嘿嘿，是阿燦哦，他敢不吹捧她？都快交往一輩子了，他們的交情不是幾句話可以解釋的。

不過，他說需要她的幫助？

既然需要她的專業幫助，為什麼不在門診時間過來？難道……她上上下下打量對方，難道他和阿亞一樣是個不能公開看診的患者，而且比阿亞更厲害、更有名？葉梓亮和他對視，他的眼睛清澈明亮，身上散發一種讓人感覺舒服的味道，雖然他把自己搞得很誇張，但他說話有邏輯，口齒清晰，氣質高雅，應該是個正常男人，她看不出他有什麼毛病，難道是……眉毛一挑，葉梓亮恍然大悟！

是咩、是咩，怎麼會沒想到？她興致盎然地衝著他問：「你和阿燦是很好的朋友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你們每天相處時間超過八小時？」

他不瞭解葉梓亮為什麼問這個，即使不解，他還是老實回答，「超過。」

「超過很多，還是超過一點點？」她越問越興奮、越問越曖昧，她有強烈慾望揭開他的……神祕面紗。

心頭謎團更大了，難道和阿燦的關係，是她決定能不能幫助自己的關鍵？

「超過很多。」

就說嘛，她家阿燦的眼光很不錯。微微一笑，她站起身輕拍他的肩膀，既然他是阿燦的朋友，自然是她的朋友。

葉梓亮認真問：「你相信我的專業嗎？」

「是。」賀鈞棠點頭，阿燦在他面前強調很多次，說這個小學同學有多專業多優秀，好像全天底下再沒有人比她更適合當精神科醫生，不過他挑上她的理由，並非她的優秀或專業，而是她的年紀和性別。

這時，賀鈞棠眼睛一轉，視線落在窗邊的那個女孩，她長得很漂亮，只是眉間有股淡淡的憂鬱，像是心疼又像是不忍，她走到葉梓亮身後，靜靜看著她。

他聳聳肩，把頭轉回來，視線重新與葉梓亮接上。

「那好，我可以很篤定地告訴你，你並不需要精神科醫生，因為同性戀絕對不是一種精神疾病！」葉梓亮說得斬釘截鐵。

她說他……

微愕，瞬地，太陽穴突突跳起來，賀鈞棠臉頰浮上兩抹微紅，不是害羞、是氣的！他壓抑翻湧的怒濤，努力保持笑臉和風度，咬牙回答，「我不是要妳幫這個忙。」不是啊，那就沒意思了，如果是的話還可以多聊幾句，關心一下好友的感情生活。她聳聳肩，把包包勾到肩膀上，時間已經不早，今晚再不找到新住處，明天她即將成為遊民。

「所以呢？」她問得敷衍。

「是我的外甥，他今年五歲，自從母親過世之後一直不肯說話。」

葉梓亮點點頭，那的確需要幫助，她抽出一張名片給他。「上面有我這個月的排班表，你可以帶他來掛號。」

「他不肯上醫院。」

「這點，你必須說服他。」她可不能對外接單。

「如果妳幫我，我也會幫妳。」

「幫我？」她有什麼事需要一個陌生男子協助？她攤攤手，回答得超隨便，「好吧，如果我有任何需要再找你。對不起，我還有事要忙。」

話丟下，她快步往門口走去，但賀鈞棠卻拉住她，把她拉回身前。

他的手掌心很大，一握就握住她半個臂膀，他的肌肉很有力，一抽就把她給抽進自己胸口前。

葉梓亮正式更正，他的實際身高應該有一九〇，因為對方屬長頸鹿，而她屬田鼠，所以要構成兩人對視，她的脖子必須往上抬一百二十度。

賀鈞棠說：「有個女孩一直跟在妳身後，已經很多年了，她放心不下妳……」

隨著他的話，葉梓亮下意識轉頭東看看西看看，一頭霧水地望上他的臉，他有幻聽幻覺嗎？也許該重新評估一下他的精神狀況。

她微笑，耐心地收回手再拍拍他的肩，呃……很高的肩膀，幸好阿燦夠高，否則他倆長期相處，肯定會產生肩頸問題。

「收好我的排班表，有需要隨時歡迎你和貴外甥來找我。」

葉梓亮沒正面回應他的話，賀鈞棠瞭解這個意思。「我沒有說謊，她不是人而是鬼，她長得很漂亮，眼睛大、鼻子高，嘴巴微翹，她的頭髮很長，綁著馬尾，她說她叫做明明……」

像被踩到尾巴的貓，葉梓亮跳起來，弓起背！

他踩到她的線了，葉梓亮瞥一眼放在桌面上的照片，那是她和姊姊的合照，照片上面有她們的簽名，明明、亮亮。

姊說：等她變成名醫後，要把照片放大掛在診所牆面上。

所以……他在阿燦那裡聽過些什麼嗎？

她的脾氣一向溫和良善，從不與人爭執更不會說刻薄話，但賀鈞棠惹毛她了，她板起臉孔，似笑非笑，口氣充滿不友善。

她抽出第二張排班表，啪地貼上他胸口。

「你覺得我很像精神病患嗎？你弄錯了，我是精神科醫生，有執照的，而你，有嚴重的妄想症，確實需要我的協助幫忙。回去好好研究我的班表！」丟下話，她轉身就走，頭也不回。

她是個很 Nice 的女生，她是好醫生、好搭檔，任何人可以跟她開任何玩笑，唯獨——不可以說她的姊姊。

賀鈞棠錯愕地看著葉梓亮的背影，轉身重新望向女孩，年輕女孩的笑容裡有一抹苦澀，她微微地朝他點了點頭，下一瞬，在空氣中蒸發……

第二章

侯一燦看著兩只放在大門口的行李箱，視線往上調，滿頭大汗的葉梓亮正衝著他眉開眼笑，一臉的巴結討好。

「我渴了。」她吐吐舌頭，若再搖幾下尾巴裝萌，就可以改名叫做旺旺。

「樓下有便利商店。」侯一燦背靠在門框上，一手架在另一邊門框，做出人體防火線，把企圖進門的葉梓亮隔在外面，今天請喊他秦叔寶或尉遲恭。

「我累了。」葉梓亮彎腰，企圖從他腋下偷渡。

「下樓左轉兩百公尺有飯店。」

「我想投靠你！」葉梓亮巴上他，環住男性的窄腰，頭在他胸前磨來磨去。

這招超有效，每次使出侯一燦都會無條件投降。果然，他的手鬆開、腳鬆開，人肉防火線退到門後，葉梓亮輕輕鬆鬆進門來。

她一進門，熟門熟路地走進廚房，用力吐掉卡在胸腹間的濁氣，呼……累死了！

打開冰箱拿出一瓶喝過的礦泉水，扭開瓶蓋，仰頭就要嘴對嘴，侯一燦搶先一步把水搾走，從冰箱門拿出一瓶未開封的遞給她。

知道侯一燦處女座的，性格龜毛，她沒多話，仰頭咕嚕咕嚕把五百 CC 的水一口氣喝光光，然後，咻——一個完美拋物線把空瓶子丟進回收箱裡，三分球正中，唉，不是她喜歡自誇，實在是寶刀未老！

「我不習慣和別人同住。」侯一燦在做最後的掙扎。

轉過身，葉梓亮又打算抱住他，但是侯一燦有了防備，一個完美轉身避開她的魔

爪。

葉梓亮抬起頭，眨眨漂亮的雙眼對上他的視線，用偶像劇女主角的撒嬌口吻說：

「除了你，我還能投靠誰？這個世間，我只剩下你了……」

「去找阿玫。」他開出口袋名單。

「她交男朋友了，正打得火熱。」

「芬多精。」他再開新名單。

「她和男朋友正處於冷淡期，萬一她男朋友看上我、勾引我，肯定會破壞我們五人小組多年的堅強友誼。」

「小謝。」

「呵、嘿、哈，你以為我沒有嗎？那個見色忘友的傢伙，你知不知道他怎麼說的？他把我擋在門口，笑得一臉色胚，說：『亮亮，妳的美色會讓我女朋友產生危機意識，我好不容易要定下來……』然後，砰！門就關起來了！」幸好沒撞上她完美的鼻梁，否則她得去掛李瑄瑄的門診了。

「小謝真的要定下來？」侯一燦不相信，小謝一年至少要換五十個女朋友，定下來……在他的字典裡，意思應該和天方夜譚差不多。

「是啊，從今天晚上定到明天早上九點，如果感覺滿意的話，小謝應該會為她做一份早餐，給對方充足的熱量後再次大戰。」葉梓亮嘆，現代男女之間的關係，怎會變得這麼紊亂？

兩個國小男麻吉，一個是 Gay，潔癖自律到像機器人；一個是楚留香，夜夜暗留香、日日嚐新歡，就是見不得白天的太陽。

兩個女麻吉，一個守著十年的初戀，男人已經從雞排變雞肋，還捨不得放手；一個玩男人像在玩大家樂，先買先說。這期沒中，下期再繼續努力，對於愛情，她的賭性堅強。

「小謝早晚會生病。」侯一燦感嘆，當時年輕無知、交友不慎，才會和這幾個傢伙混在一起。

「小謝深信現代醫學，世上沒有治不好的病，只有玩不起的女人。」葉梓亮更加無奈，勉強稱得上交情的兩個男人沒有一個正常。

「那妳也不能跑到我這邊。」他非常注重個人隱私。

「不然呢？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」

葉梓亮趁他不注意，直接衝向臥房往床上一撲，然後滾來滾去，滾出一張小紅臉，也滾皺侯一燦的大床單。

翻過身，她帶著痞笑說：「你的床又大又軟，我睡在你旁邊，只會佔一咪咪的小位置。當然，如果你帶男伴回來，我很有眼色的——會自動滾到沙發上。」

嘻笑兩聲，把侯一燦拉到自己身邊躺下，葉梓亮的手指在他胸肌上輕劃。

可惜的是……胸肌沒有、腹肌失蹤，連肉雞都稱不上，他只是隻發育不良的弱雞，要不是這張臉的品質太好，他在愛情市場上肯定不叫座、不叫好。

「想都別想。」侯一燦問：「賀鈞棠沒有找妳？」

提到賀鈞棠，葉梓亮橫他一眼。「他是你親密友人？」交那種裝神弄鬼的朋友？

品味越來越差！

「什麼親密友人，他是我老闆。」

聽到答案，她掩住大張的嘴巴不敢置信。「老闆？你是說那個、那個、那個光是賣化妝品……」

侯一燦送她一個栗爆，接話說：「對，就是那個、那個、那個光是賣化妝品，就把自己賣進臺灣前十大富豪的男人。」

她點點頭，阿燦講過幾百次了，老闆是他最崇拜的對象，是神級人物，比起比爾蓋茲更了不起的偉大男人，可是……想起他的飛鼠褲……不像啊，明明就是個小屁孩。

難怪他要求私下協助，若當老闆的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股東們應該不會讓他穩坐領頭羊位置。

翻過身，她趴在侯一燦胸口問：「你知道那位富豪是什麼毛病嗎？」

她的口氣曖昧，眼神更曖昧，目光在侯一燦完美的五官上上下下打量，怎麼看怎麼般配，兩人果然是日間部好友兼夜間部同窗。

「他正常得很，有毛病的是……等等，妳不知道？妳根本沒聽我老闆把話說完就跑掉？」侯一燦驚呼，死了，如果老闆覺得自己言過其實……這種事會不會是降薪的理由之一？

「有啊，他說他外甥有病，鬼才相信！這是我聽過最破爛的藉口。」同性戀就同性戀，反正賣化妝品嘛，有什麼關係？

從賀鈞棠提到姊姊那刻起，她就把他列為幻想症患者、不受歡迎的A級變態狂。

「誰說是藉口？他姊姊上個月在醫院病逝，外甥受到刺激，從那之後再也不肯開口說話，辦喪事期間他還沒發覺不對勁，之後才察覺有問題。」

侯一燦快被她氣死，是誰說精神科醫生最有同理心？給他站出來！

「那孩子的父親呢？」

「老闆的姊夫是做房地產仲介的，成天到晚在外面跑，無法照顧孩子，現在房市低迷，聽說要轉行，可能是工作太辛苦就把小孩丟給父母親帶。」

「但他的父母親年紀太大，體力不支，就打電話給我老闆的母親求助，可是她在加拿大定居，老闆只好先接手。」

「你老闆那麼有錢，為什麼不直接給姊夫一個工作？」

這種事在窮人家是困擾，但在十大富豪眼裡應該是舉手之勞的小問題。

「我老闆和他姊夫關係不好。」

「哦。」葉梓亮點頭認錯，好啦，是她的問題、她的偏見，沒辦法啊，誰叫他把姊姊拉出來說事，他在阿燦心裡是神，姊姊在她心裡也是神啊。「知道了啦，我已經把班表給他，有需要的話，讓他帶孩子到醫院找我。」

「如果可以到醫院，還用得著找妳？妳真以為自己是精神科權威？」

「生病不到醫院，不然要到哪裡？到超市？」葉梓亮覷了侯一燦一眼。

「那孩子不要說看到，光是聽到醫院就大哭，打死不肯進去，老闆才會想找個人到家裡當家教，看能不能找出問題所在。」

「是我看妳找房子找得一個頭兩個大才推薦妳去，妳的新房子不是六個月後才能搬？如果這段期間妳能住在老闆家裡，又能把他外甥治好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？」都盤算好的事，怎麼會被她攬得一團亂？

唉呦，捶心肝哪，這麼好的機會……竟然因為她沒腦袋而丟了！

看她一臉的痛不欲生，侯一燦懷疑地問：「妳搞砸了？除了不信他的話之外，妳還做了什麼？」

沒有啊，除了未經診斷，就硬說人家有妄想症之外……葉梓亮沒回答他的話，抓住棉被把自己裹起來，像毛毛蟲一樣不斷蠕動。

「這是幹什麼？」他朝她的屁股踢一腳。

「我在表現自己的悲慟哀愁。」葉梓亮拉開棉被露出一張小臉，再次問：「阿燦收留我好不好？我不睡床，只睡外面沙發，反正六個月，咻一轉眼就過去了。」

「哼！妳覺得呢？」侯一燦似笑非笑。

「我們是十幾年的交情，你捨得棄我而去？」

「我想不出捨不得的理由。」

阿玫、小謝、芬多精、亮亮和他是國小的同班同學，一路一起長大，直到國中才分道揚鑣。五個人之所以感情這麼好，因為他們都是班上的弱勢族群，不愛唸書、不討老師喜歡，沒想到十五歲過後亮亮轉性跑去考醫學院，是她先棄他們而去的。葉梓亮噘嘴勾起他的手臂，硬把臉黏在上面。「阿燦、阿燦、阿燦，我愛你。」侯一燦板起臉，抓住她的衣襟往上提。「不要說那種會讓人誤會的話。」

「我是真心愛你，可你每次都當我是假意。」她朝他眨眨眼，裝出一臉委屈。

侯一燦冒出一身雞皮疙瘩。「收起妳的真心，我承受不起。」

「阿燦……拜託……」她張著狗狗般的無辜眼睛，噘起可愛的小紅唇，硬要裝可愛。

於是侯一燦又落敗了，她這種世界超級無敵賤的表情，誰也對抗不來。「我家的沙發很脆弱，只能承受妳十天重量。」

「十天哪夠我找房子，而且我每天都有門診！」

侯一燦將她從床上提起來，堅持道：「如果我是妳，浪子回頭金不換，盡快奔向賀鈞棠身邊，告訴他，妳樂意、妳喜歡、妳對他給的工作充滿興趣。」

「我、我……也有自尊心的好嗎？」她低著頭，說得很小聲。

「『自尊心』跟『六個月免費住宿+神級男人』誰輕誰重，分不出來嗎？葉亮亮，點亮妳的眼睛，這是天上掉下來的好機會。」

「治療他的外甥是其一，有本事勾引神級男人的話，妳快過期的卵子會深深感激妳，感激妳為它們找到優質精蟲來配對，明白了沒，葉亮亮？妳不要再加重人口老化問題，用妳的專業作武器攻下我家大 Boss 的心。」

葉梓亮逮到機會二度環住他的腰，頭又往他胸口猛鑽，可憐兮兮地說：「不要十天，三十天好不好？」

到時候，說不定芬多精正式和雞肋分手，她就能拿到五個月的住宿券。

「別想！」

「我可以做飯給你吃。」葉梓亮試著開出條件。
「不要浪費糧食。」她的廚藝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——噁。
「我負責每個星期幫你大掃除一次。」
「哼哈哈哈哈，裝潢很貴的，水淹金山寺這齣戲，等妳的房子交屋再去演。」
葉梓亮是他見過，把生活過得最粗糙的女人，家事不會、廚藝不會，連好好的衣服都可以洗成抹布，收留這種女人，他的心情無比沉重。
「沒得商量嗎？」
「沒得商量！」他的態度一致。
唉……葉梓亮一聲無奈長嘆，就說咩，男閨蜜哪有這麼好找？
看她垂頭喪氣的模樣，侯一燦好氣又好笑，可是這個笨女生……如果不推她一把，以後……以後誰來照顧她？
她低著頭，沒有看見他眼底的心疼。

會議廳裡，二十幾個面容姣好的年輕男孩圍坐在一起。
賀鈞棠不是在開牛郎店，但他相信做女人的生意，男人比女人更合適。
他的專櫃售貨員、電訪員、諮詢師用的都是男性，他不但要求他們的外表容貌，更要求他們的談吐舉止和專業素養。
不管原本是不是唸美容科，他都會開課要求員工學習，並且給予充分的晉升管道。除專櫃交易之外，賀鈞棠史無前例地使用視訊讓顧客們能在網路上與員工對談、做買賣，這個創舉實施到現在將近兩年，每個月的業績都在提升中。
賀鈞棠的目光轉過一圈，滿意地看著他的員工。
別以為他們看起來很嫩就什麼都不懂，他們平均年齡二十五歲，卻是這一季視訊交易中，銷售成績最好的售貨員。
「你覺得女人化妝，想得到什麼？」賀鈞棠問。
「自信」、「成就」、「希望別人看見更好的自己」各種答案紛紛出籠。
他點點頭，回答，「沒錯，但我認為化妝的女人企圖從男人和女人眼中得到的，是不同的東西。」
「不同嗎？」有人懷疑。
「是，她們期待在同性的眼中看到嫉妒、羨慕，卻期待在男人眼中看到認同，矛盾嗎？對，矛盾。但認真想想，即使想要的東西不同，結論都一樣，企圖讓自己變得更自信。」
賀鈞棠停了一下，觀察過眾人反應之後，繼續往下說：「許多人試圖推翻『女為悅己者容』這句話，甚至有廣告主張『女人為自己而美麗』，這種話很新鮮、也很吸引人，但相信我，女人在『有男人』和『沒有男人』的場合時，打扮自己這件事所花費的心血肯定不同。」
他的話讓許多人大笑起來。

他沒說錯，不光女人，男人也一樣，到純爺兒們的場合，沒有幾個人會閒到去洗澡、噴香水，甚至換上新內褲。

上帝在男女身上安裝的荷爾蒙機制，不是裝設好玩的。

「女人不管到幾歲都會期待在男人眼中讀到『妳好漂亮』的訊息，再自信的女人，都需要異性的讚美。」有人接下賀鈞棠的話。

「說得好，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由衷地去欣賞女人的美麗，並且欣賞她們為美麗付出的心血及精力，也許她們只是年華不再的中年婦女，但當她們經過化妝品的點綴之後，變得精神了、快樂了、幸福了，都值得鼓勵。

「雖然你們不是心理醫生，但透過化妝品、保養品，你們有足夠的能力讓這些女人更相信自己的魅力……」

賀鈞棠侃侃而談，一直以來他的化妝品很少邀請年輕美麗的女孩做廣告，相反地，他讓熟女去代言。

不管是被家事折磨成黃臉婆的女人，被老闆逼得想哭又哭不出來的女人，或在職場和家庭中間兩頭燒的職業媽媽……這樣的女人佔女人社會中的多數，並且是消費能力較高的一群。

「老闆，有人說我們始終無法搶攻年輕市場，是不是因為我們的廣告老是在強調自信快樂，卻不強調美麗驚豔？」

「你也認為我們無法搶攻年輕市場嗎？」

「對。」跟他下訂單的客戶，多數是四十歲以上的婦女。

賀鈞棠搖搖頭，從電腦裡面點出一個畫面，那是剛上市一年多的隔離霜，這款隔離霜的廣告重點是方便、好用，只要一瓶就能擦出好氣色。

30ml，賣將近一千多塊，比許多開架的美妝商品貴，但在專櫃當中算是平價。

電腦畫面上有幾道曲線圖，分別代表時間及各年齡層購買的數量。

意外的是，這款隔離霜不管是十五到二十五、二十五到三十五、三十五到四十五歲，以及四十五以上不同的年齡層，購買數量都在持續增加，且增加最快的竟然是十五到二十五歲的區塊。

這張圖封住了員工的嘴，不敢置信地望向老闆。

賀鈞棠點出網路上的宣傳影片，影片是老奶奶在用絲瓜水保養皮膚，小孫女看見了，從自己的包包裡面找出隔離霜與奶奶共用。

整個廣告走親情路線，拍攝畫面非常唯美，在網路上以故事性敘述，在電視上卻剪成三十秒的廣告片。

真人比例大小的祖孫人形立牌，就立在每個專櫃前面。

剛開始決定這麼做的時候，有不少人反對，為此賀鈞棠還巡視全省百貨專櫃當起一日店長。

這支影片一開始的設定，不只是想吸引年輕女孩，還要通吃熟女，因為主要目標顧客不明顯，有人預測將會失敗。

沒想到推出不久，年輕客戶不斷增加，直到上個月，成長弧度已經超過各個年齡層。

賀鈞棠莞爾。「懷疑是嗎？過去我們家主攻的是熟女，所以當初決定在網路上做宣傳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浪費錢，認為婆婆媽媽們根本不會看網路廣告，確實，網路廣告的目標對象是年輕人。

「與此同時，大家也認為年輕人對老奶奶的化妝品不會感興趣。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，現在只要牽扯到『古早味』三個字，無形中就會帶給人一種感覺——復古傳統、自然純淨、沒有負擔。

「食物可以，化妝品、保養品為什麼不可以？我們有好幾款產品本來就是主打天然有機，所以當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加入素食行列時，你們怎麼會認為老奶奶的化妝品不會受到年輕人的青睞？」

所以他砸大錢做了，一年下來，事實證明他沒有估計錯誤。

員工們紛紛點頭，賀鈞棠再打開另一個頁面，裡面分析出各種購買管道。

「你們之所以認為我們缺少年輕顧客的理由，是因為你們在做視訊交易時，往往年輕客戶和你們談過之後都沒有直接下單，會下單的多是年紀比較大的客戶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不只我們，專櫃同事也有同樣看法。」

「這與消費習慣有相當大的關係，媽媽們好不容易閒來無事逛逛百貨公司，用視訊和你們聊聊，徹底瞭解產品之後就會直接購買或下單。

「但對年輕族群來說，她們對電腦的操作熟練度較高，確定要購買某個產品之後，她們會計算金額、揪團購買，以取得更便宜的價格，比起她們，有錢有閒的中年婦女更在意的是服務態度……」

會議之後，賀鈞棠離開，換專業老師過來指導他們各類膚質的保養觀念，以及更新的化妝術，以男人眼光看女人，可以提供更適合的化妝建議，這是賀鈞棠一貫的看法。

回辦公室，接過鍾祕書送上來的咖啡。

咖啡杯是用骨瓷做的，透過光可以看見裡面的香草圖案，聞聞味道，是曼特寧。賀鈞棠舉杯輕啜一口，今天沒有電視錄影，所以他穿著手工襯衫、西裝褲和鱷魚皮鞋，對於生活細節，他一向講究。

走到落地窗邊，路面的汽車變得很小，來來往往、停停走走，像卡通似的。

諾諾到公司時很喜歡趴在地板上，支著下巴從這扇窗戶往下看，一看就是兩個鐘頭以上，不動也不說話，他試著從諾諾的表情猜測他的心情，但……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猜對或猜錯。

對諾諾，他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。

他很乖，沒有自己的意見，讓他做什麼都會乖乖照做，是個讓人省心的孩子，可是……省心太過就得擔心，他完全不像個四、五歲的孩子。

在家庭教師也無法讓諾諾開口說話後，他找上了葉梓亮。

說實話，他並不喜歡葉梓亮，粗魯、粗糙，半點不像女人，虧她還是當醫生的，醫生是社會、經濟地位都不錯的行業，可是她……你能想像嗎？她居然用路邊攤兩百塊的背包，那個造型縫線以及廉價的拉鍊，呼，他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。

更別說她腳上那雙布鞋，沒有品牌更沒有品質，醜到讓路人無法忍受。

如果不是侯一燦大力推薦，如果不是她在醫院的評價太好，他連考慮都不會考慮讓她住進來，因為光是想像她站在自己的客廳裡，他都覺得頭皮發麻，好像五星豪宅轉瞬降下三顆星。

電話鈴響，螢幕顯示是遠在加拿大的母親打來的。最近他有些害怕接媽媽的電話，可是……

「媽，我是鈞棠，妳還好嗎？」

「我怎麼好的起來，早就跟你姊姊說那種男人不能嫁，可是她硬要嫁，她長得又不醜，多少男人追她……她要是肯聽我的，現在哪會弄成這個樣子……」一串串抱怨從話筒那邊傳出來。

「媽，姊已經不在了，妳不要再說她了。」皺眉、不耐煩，他知道母親只是心疼，但她心疼人的方式讓他很痛苦。

「我不甘心啊，一個女兒從小栽培到大要花多少心血，她居然被那種男人迷得昏頭轉向，搞到連命都丟了，我太恨太氣……你到底有沒有請律師？我一定要告死高致星，告他謀殺妻子，告他……」

揉揉發疼的太陽穴，賀鈞棠無奈回答，「媽，姊是死於子宮頸癌。」

「不對，絕對不是！我和芸棠通過電話，醫生說她的狀況不錯，還說化療的成效比預估的好。」

「媽，姊是安慰妳的。」

「賀鈞棠，你怎麼跟你大哥一樣不相信我說的話，母女連心你懂不懂？我敢發誓，芸棠的死絕對有問題。」

賀鈞棠沉默，不是他不相信母親，而是……已經一個多月過去，他都沒有看見姊姊，如果姊姊有怨或死於非命，他會看見的，看見她在住處附近徘徊不定，看見她在諾諾身邊來來去去，但是，並沒有。

「……你不肯處理，是不是因為諾諾？我聽采青說，你把諾諾接回家了？」

他不回答，眉心卻打上死結，拿起咖啡一口氣喝掉。

「你為什麼要把高致星的兒子接回家？難道我講的話你全當成耳邊風？你已經分不清楚仇人和親人……」母親的怒斥聲不斷通過電話傳來，他理解母親的怨恨，但，諾諾只是個孩子。

在母親抱怨近二十分鐘後，他的忍耐到達極限，他深吸氣拉高音調說：「媽，諾諾也是姊的孩子。」

掛掉電話，他不想再聽，每天每天重複同樣的話，他厭煩了。

抓起鋼筆在紙上畫無數個圈圈，大圈圈、小圈圈、扁圈圈、寬圈圈，片刻後他撥出電話。

「采青，高致星怎麼說？」

電話那頭皺著眉的宋采青說：「高致星獅子大開口，他要兩千萬才肯放棄監護權。」賀鈞棠冷笑，怎會以為他是能被敲詐的？高致星太不瞭解他，即使他的錢很多，也不願意拿來養人渣。

「他想討價還價？」

「不然呢？兩千萬越南幣嗎？他是想把諾諾以公克論價賣呢。這還不是最可惡的，知道嗎，他把芸棠姊的存款和房子都吞了。」偏偏芸棠姊沒有辦夫妻財產分開制，他吞得光明正大、理所當然。

那是姊這些年的辛苦錢，高致星竟敢！瞬地，他的目光變得猙獰。「打電話給他，讓他盡快把諾諾接走。」

電話那頭一陣沉默後，宋采青說：「我看不見你的表情，不確定你是以退為進，還是真的想放棄？」

「想看我的表情？」他們有必要見一面正式討論對敵策略，是的，從這一刻起，高致星是賀鈞棠的敵人！

「是啊，很久沒看，什麼時候有機會看賀大老闆一眼？」她微笑，刻意讓語調輕鬆。

但他卻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叩叩聲，宋采青又在敲桌子，她每次緊張焦慮的時候就會下意識輕敲桌面。

翻翻行事曆，他問：「有空嗎？一起吃頓飯？」

「今天晚上？」

「對。」

時光飛逝、歲月如梭，咻一下……六天了……

葉梓亮哀怨、委屈，但表情再苦瓜，也無法阻止時光飛逝、歲月如梭。

响！怎麼這麼、這麼、這麼的快，快到她的眼皮還沒眨幾下，一星期就過去了。

早上侯一燦對她擺臭臉問：「妳到底有沒有去找我老闆談？」

他把老闆的名片放大貼在冰箱門上，用葡萄磁鐵貼的，很美、很漂亮，很容易勾引注意力，但葉梓亮選擇視若無睹。

尷尬笑兩聲，因為那天就……就已經給人家擺臉色，她哪有臉回去折腰啦。

「阿……」名字還沒有喊出口，侯一燦就抓住她小小、短短的馬尾巴，出聲恐嚇。

「明天晚上妳還不搬出去，後天早上妳就準備到公園尋找迷路的行李吧。」

侯一燦丟下最後通牒，轉頭去上班。她無視他的名片，他就無視她的傷心難過，以及想從他屁股踢下去的慾望。

侯一燦是所有朋友中對她最好、也是最嚴厲的，從小他就愛管她唸她，不過也愛寵她、哄她。

侯一燦家很有錢，每次吃飽沒事幹就跑到國外當背包客，徹底失蹤兩、三個月，最長的時候曾經長達半年，那段期間只靠簡訊和大家互通消息，葉梓亮猜測，他每次的旅行都很拚命，因為他回來時總是瘦成骷髏精。

她曾問他旅行有這麼辛苦嗎？

他則滿臉嘲諷地望向她，說：「如果是妳的話應該還好，反正妳什麼豬食都吞得

下。」

啊，對啦對啦，人家是千金大少爺咩，異國美食對他而言都是餽水，哪像她，有餽水可以果腹就會謝天謝地感激不盡。

不過，不管侯一燦去哪裡都會給她帶禮物，她有一櫃子滿滿的異國禮物，這讓她搬家時很困擾，就像這次，兩個行李箱一只帶衣服，一只帶禮物。

她始終想不透，為什麼對自己這麼好的阿燦打死不讓自己借住，到最後只能把責任推到他男朋友身上。然而說到那個男朋友，卻始終只聞樓梯響、不見人下來。搞不懂阿燦，她的腦袋又不是化石做的，對於同性戀，她的接受度很高，為什麼阿燦始終不讓對方露臉？

不過，她想不明白的事很多的啦。

門診結束後，她反覆想著同一個問題。

真要去找阿燦的老闆嗎？那種高高在上的神級男人被她羞辱過後，還肯不肯再賞她一個機會？如果是注定無功而返的事，要不要去吃那碗閉門羹？

葉梓亮不聰明，她很難一心兩用，因此想著想著、走著走著就撞上人了。

「對不起！」葉梓亮反射說，抬起頭，然後愣住。

「亮亮。」他笑了，頰邊的深酒窩跳出來見人。

葉梓亮傻得有點厲害，看著他的眉眼鼻嘴，傻上加傻。

「不記得我？」他指指自己的名牌，蘇啟然。

她繼續發傻，一路從山頂傻到了谷底，在癲氣症發作當中，眼底冒出鹹鹹澀澀的東西，鼻子竄出酸酸熱熱的感覺，她用力吸了吸鼻子。

蘇啟然失笑，伸手摸摸她的頭髮說：「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愛哭。」

終於，她的聲帶發揮效用了。

「蘇大哥！」她用力抹掉不受控、離家出走的眼淚，揚聲大喊。

「我們家亮亮變漂亮了，那天在電梯口看見，我還不敢認妳。」

他特地去查了一下醫院裡所有醫生的名字，找到葉梓亮三個字時，他才確定是她！他的小亮亮長大了。

「我本來就、就……不錯。」葉梓亮一句話說得坑坑巴巴，因為腦袋的運轉尚未正常。

蘇啟然笑開，細細看著眼前的女孩。小時候不覺得，長大才發現她和明明有些地方很像，鼻子像、嘴巴像、眼神像、說話的口氣像，連斜眼看人的姿勢都和明明很像。

是刻意模仿的嗎？就算是，也沒什麼不對，在葉梓亮眼裡，明明就是榜樣。

「明明很擔心妳的功課，沒想到妳居然能考上醫學院。」當年的吳下阿蒙變成大將軍，明明要是知道一定很開心。

「嗯，姊姊來不及做的事，我來幫她做。」下意識回答後，葉梓亮突地愣住。

原來是這樣的啊……是這個原因，讓她轉變性子認真唸書？

阿燦問過她很多次，為什麼背叛他們跑去考醫學院？她找不到答案，所有人都以為她是為了滿足媽媽的優越感，連她都這樣認定，沒想到竟是……

笑開，答案竟在她的潛意識裡藏了這麼深、這麼久。

「我以為妳會成為一個演奏家。」蘇啟然說道。

葉梓亮猛點頭。「我也以為。」

他們五人小組曾經發過誓，要從事與美有關的工作，所以阿燦跑去賣化妝品，小謝是健身房教練，芬多精當了舞蹈老師，阿玫成為服裝設計師，只有她背叛得很徹底。

「那麼，喜歡當醫生嗎？」蘇啟然問。

他和明明討論過這件事，他主張讓亮亮做自己喜歡的事才會快樂。明明卻說：亮亮一直希望得到媽的認同，如果她真的跑去彈琴，這輩子光是媽媽的不認同……亮亮很難快樂。

兩姊妹有一位非常嚴格的母親。

葉梓亮苦著臉，才剛替一個難解問題找到答案，怎麼又出現另一個無解題目？生命哪，果然處處是習題。

「蘇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我是怎麼應付無解難題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假裝不存在。」

「哈哈哈，妳的鴕鳥性格沒變。」

「蘇大哥的萬人迷外表也沒變。」

腦袋終於恢復運轉，看著他的白袍，葉梓亮恍然大悟，原來那個心臟外科帥度爆表的蘇醫生，就是她熟悉的蘇大哥。

好久不見，那年姊姊過世、他遠渡重洋，葉梓亮以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他，沒想到他們終究有緣。

蘇啟然是姊姊的初戀情人，也是她和姊姊的共同祕密。

「這是誇獎？」蘇啟然問。

「不對，是奉承。」

要是放出蘇啟然是她哥的消息，夭壽哦，她可以想像自己受歡迎的程度……哇咧，以後不只有麵包優酪乳可以吃，說不定還會有義大利麵加壽司。

「為什麼要奉承我？」

「蘇大哥不知道自己是醫院裡的明星人物？」醫院裡哈他的女性同胞不知凡幾，聽說連院長女兒也在行列之中。

「不知道。」他才剛搖頭，就看見迎面而來的護理師在對上自己的視線時，低下頭、臉微紅。

明明白白的好感，清清楚楚的喜歡，才剛加入醫院的他已經成為眾女心目中的宋仲基。

「矯情！」她用手肘撞了撞他的肚子。

「這樣說妳蘇大哥？」他拉開她的髮圈，揉亂她一頭不長不短的亂髮。

她咯咯笑著，他也衝著她笑，蘇啟然把髮圈收進她的口袋，問：「怎麼不留長頭髮？妳不是最喜歡模仿明明？」

「本來是留的，但是……」她搖搖頭，不想往下說。

「再留起來吧。」明明常說亮亮的頭髮又黑又亮，可以在廣告中當髮替。

「後來長大漸漸明白，不管模仿得再努力，我都不會是姊姊。」如果早點長大，如果早點知道自己當醫生的原因，或許就不會當醫生了吧。

「傻瓜。」蘇啟然勾住她的脖子，把葉梓亮收進懷裡。

唉，一直都是這樣的，明明說起亮亮就會心疼不已，甚至對自己的優秀感到罪惡，慢慢地他受到明明感染，一點一點心疼起他們家的小亮亮。

「蘇大哥。」

「怎樣？」

「找個時間一起去看姊，好嗎？」

「好。」他毫不猶豫地應下。

蘇啟然想她念她，十幾年了，不曾放下，有人說他這樣是種病態，但當醫生的他卻治療不了自己。

兩人勾肩搭背像哥兒們似地說說笑笑，葉梓亮一路把蘇啟然送到診間。從現在起她在醫院裡有人挺、有人撐！

得意地揚眉一笑，葉梓亮瞄幾眼正在偷看他們的醫護人員，不知道明天同事群組中會不會被放上兩人的「高調交往照片」？

診間到了，揮揮手、道再見，兩人約好明天一起吃午飯。

葉梓亮轉身走往辦公室，腳步輕快，和蘇啟然重逢讓她的心情飛揚。

這時候手機震動，葉梓亮拿起手機看一眼，又來了？

莫名其妙的訊息傳進她手機裡，奇怪……這個「芸芸」是誰啊，好友名單裡根本沒有她啊？

老公，什麼時候才回來？我給你燉了雞湯。

葉梓亮皺眉，做出同樣的動作——刪除、封鎖。